小說組
第3名

回生

醫學檢驗暨生物技術 碩二 黃焱

楔子

暮色將至，紅白相間的夜獸張著口，傾吐出發白的光，四對門柱是齜起的獠牙，源源不斷地吞吃——許多人進去了，再沒出來。門廊前張鬱之站著，身後的燈光涼透了他整條脊背，而面前又是黯慘天色，熛至的風吹得道旁椰子樹都顫抖，颯颯作響。一時只覺今春如晦，滿城蕭蕭。

張鬱之身後走過一個穿暗花綢緞旗袍的婦人，只聽她甫一進門就奇道「噯，什麼怪味道？」

他不覺想起自己許多年前也問過這個問題，那時他還未棄醫從文。

就聽他導師沈茂簡短回道：「消毒水。」

「我聞過消毒水，同這不太一樣。」

沈茂沉默了一瞬，極平靜地：「還有人的味道，活人的味道，死人的味道。」

這個地方，吃人。他背地裡想。

近旁三三兩兩剛下班的小護士，討論經手的病例，閒話零散地落到張鬱之耳朵裡，「子彈穿透了腹腔……肝臟破裂，送過來的時候都已經涼了……」「我那個查不出什麼問題……怕是瘋了，拉住人又哭又笑的……唉，這世道，什麼怪事都有。」

他慶幸沒被吞吃掉。張鬱之匆匆截了輛出租車，貓腰鑽入。一側頭，只見幾顆渾濁的牛眼窗不依不饒地瞪著他，忙關上門。車開動了，頭也不回地載著他奔逃開去。

第一章、酉時

一顆街燈明明滅滅，終究暗了下去。年邁的事物總要苟延殘喘，像對人世飽含眷戀，抑或是不甘。黯黷蔭霧裡，「啪」地亮起新火光，卻轉瞬即逝，如同那些今日雪花般冒出，明天又無聲寂滅的新報社。張鬱之將打火機揣回兜裡，深深吸一口煙，望住街對面的三層小樓。左起第一個窗子透出昏黃的燈光，虛虛實實的影子拓在上面，綽約有美人撫鬢，霧又濃一些，鬢散開來，化作一縷煙雲。張鬱之掐滅煙，又定定看了半晌，張開臂教夜風吹散身上煙味——她不喜歡。

木樓梯上響起窸窸的腳步聲，屋內的馮卿雲受驚，右手攥緊領口，又漸漸放鬆。她推開窗，走離了那裡。

「你回來了。」馮卿雲迎在門邊，替張鬱之將脫下的皮鞋放到櫃子裡。他身上的煙味極淡，她聞得到，卻不聲張。微蹙著眉，「這樣晚，我都餓了。」

「我給你買了老婆餅，長春路上的那一家。」張鬱之從懷中掏出包裹得嚴實的一疊餅，「你先吃，墊墊肚子。」

馮卿雲挽了他的胳膊，一同到桌邊。張鬱之將公事包放到桌上時，她已拆開了最外層的報紙，卻再沒了動作。只見馮卿雲細長的眉動了動，把報紙攤開抹平，指著版面上一張照片裡的女人：「你說，是她唱得好，還是我唱得好？」

只見標題寫作《蘇白棠再登蓬瀛樓，新戲叫座滿堂紅》。

一時大意，後患無窮。張鬱之轉來握住她纖白的指，那五指翹作蘭花，瑩瑩生色，一雙旦角的手。這手沒沾過陽春水，從前是在紅氈毹上叫人賞著，現今要放在心口捂著，不講道理地寵著。

「她怎能同你比，她們的戲都是死的，只有你，唱活了。」話出自肺腑。他尚記得頭回見她是兩月前，她在蓬瀛樓唱《幽媾》。他改的本子，從前北平幾個班子的戲他聽過，幾個年輕閨門旦，都演作艷鬼。只她是活泛的，杜麗娘見到心上人，三魂就要回了兩道。

「若我還唱，哪裡輪到她出頭。」她略微釋然，抽出手來，拈起一塊餅嘗了。

「那是自然。」張鬱之忙將報紙揉作一團，扯開話題，「想吃什麼？」

「那就吃，美人肝兒。」她吊著嗓子，尾音彎彎繞繞地，鉤到人心上。張鬱之看過去，便見她長眉連娟，微睇向他。她本不是絕代的美人，但生得端莊乾淨，站到臺上眼波往下一顧盼，就鎮住了場。他初見她時，便覺這樣眼色裡，總像是藏著些什麼。探看幾回，才漸漸明瞭，是要到了園林，才知有春色如許：那是一點媚。連美人肝這樣鮮血淋漓的詞，都教她唱得婉約可人。豈止是肝，張鬱之想：掏心掏肺都給她。

「好。」他笑著應，捲起袖口要往廚房走。才轉身，頭上老舊的燈忽地眨了幾下，驀地滅了。夜色若潮水般湧來。

「鬱之！」她低呼，略顯尖利的嗓音撞上張鬱之的心臟，黑暗中一切聲音都像被放大。張鬱之聽見她手裡那塊老婆餅掉落地板上，遭鞋踩踏過去。她瞿然抓緊他的胳膊，像要箍進肉裡去一樣。

他回身，把她摟住，隔著緞面旗袍撫一撫她的背：「沒事，我在。」天邊一顆皺眉的月，並無朗照意思，萬家齊失燈火，整條街都淪陷。「老城區線路不穩，一會兒就好了。」

他摸出口袋裡的打火機，「啪」地按亮了。紅焰掙紮躥起，微末的火光堪堪映出兩人的臉，驚魂未定的眼光。

「別，」她吹熄那枚焰，面色又沉到混沌裡。她鬆開他的胳膊，揚起面，只望得到一雙冷冽的眼，霎時黑暗分出了層次，獨他眼中的黑，是玄黑，藏著火種：

「就這樣吧。」她同他的眼睛講，周遭皆是不可捉摸的深淵，天地昏聵，除卻抓住眼前一點溫暖，她還有什麼依傍呢？蓬瀛樓沒落時，馮卿雲就落了地，飄零到各色公館裡去，但開一片雲母屏，她便立在前面，咿咿呀呀地，唱酣醉的貴妃，唱瀝血的香君，唱完這一齣，不知道還有沒有下一齣。

就這樣吧。張鬱之想。他也望定了她那雙眼，想起月前她在他家甫一睜眼，眼眶泛了一圈紅，有種明艷的哀戚，像蘸過水的亂世桃花。他劫來的桃花。那時她生著病，嗓子早啞了，惶遽地踡在角落。他熬好了藥，她死活不信是救命藥，咬緊牙關不喝，直到扛不住高燒昏睡過去。他捏著她小巧的下顎，一勺一勺從她齒縫裡灌進去，到她醒來，滿口都是苦的，病卻漸漸好了。到後來她吃完藥，他還會遞來一顆蜜棗，怕她嘴苦。那甜絲絲的棗，才是他的毒，侵到她四肢百骸。

「我太依賴你了，鬱之。」她依偎在他懷裡，說的依稀是情話，話裡卻還有種悲涼。

半晌沈默，馮卿雲的心跳此刻混入了他的胸膛，他聽見撞擊出的一連疊迴響，像是老北平隔著一堵墻聽到的戰火聲，那樣叫人不安。

「你該依賴我，我也依賴你。像生依賴著死，死依賴著生。」

「我恨妳，鬱之。」她平靜地說道。

心跳有須臾停滯。他只覺世界儼然只剩下她的一聲聲，乾癟的，平淡的，飽滿的，憤恨的 「鬱之」「鬱之」……「我恨妳，鬱之。」

悲涼與憤懣，惶恐與不甘，他就沒有嗎？

一閉上眼，他就看見那些躺在病床上的人，從前是日本人，後來是國軍的人。沈茂說，不管日本人中國人，我們是醫生，他們都是我們的病人。好吧，那就都一視同仁。

他們被抬進來，愁苦面容，或哀嚎悲泣，到夜裡，無病痛的也睡不著。出去的，有的空一隻眼窩，有的空一根褲管，好歹留條性命。更折磨人的，是前一週經他救治康復的人，這週又躺著進來，早沒了鼻息，陳到往生室裡去。這不是個太平年頭。

他便從那裡逃了出來，救什麼，救活了再教他們去死麼？他執起筆來，做一個開槍的人。他的筆可以在日本人手裡，可以在國軍手裡，亦可以為今後的任何權勢撰寫。他從不去管有沒有人死在他筆下——這個世界已死了很多人了。他沒有派別，沒有信仰，反倒在這個亂世裡活了下來。在他那裡，文學藝術都是無黨派的，他只消在美學上切磋琢磨，不必管看他文章的是哪國人，是惡人，還是善人。這樣的世道，連死活都分不清了，誰又分得清善惡呢？

倘使他的屈服妥協也是一種惡，那他就當個惡人好了。

「你恨，也好。」他在笑，鎮靜地，冰冷地，不動聲色地笑。低下頭，又握住她小巧的下巴，狂亂地吻。這樣的吻，仍是在逃，從前當逃兵，現在是逃犯。

馮卿雲掙也不掙。她掙過，沒掙脫。

那時張鬱之同她說的是「我娶你」，她怔住，從此不用再淪落江湖，不用再艱難討生活，不用再看那些闊太太的臉色。她終還是落入他的彀中。他同她合過庚帖，甚至買來一對銀戒，束在她無名指上。現在她即便閉上眼，也能看見張鬱之的臉，高的眉骨，深的眼窩，看不清眼中神色，像總積著鬱邑。她同他被囚在了一起，無際黑海是合圍的天塹，他的吻即是她孤棹的帆，引她一顆心浮浮沉沉……

燈亮了。

亦是那樣突如其來，明晃晃的光嘩地從頭頂澆下來，淋了兩人一身。馮卿雲輕而易舉地推開張鬱之，從從容容地笑。

「快去做飯，我真餓了。」

張鬱之也只得笑，轉身鑽入廚房。馮卿雲拿起報紙，將地上的餅屑一抓，團到一塊扔到垃圾桶中。又拿過另一塊餅，婷婷裊裊地轉到沙發前坐了，張鬱之沒看見，她的眼神還是在報紙上打轉：蓬瀛樓，怎麼又起來了呢？

第二章、戌時

自是沒有美人肝的。剛炒好的肝盛在白瓷盤裡，紅褐顏色，裹足油星與醬，冒著白氣，像活過來般，哧呼哧呼地喘。馮卿雲卻半點不嫌油膩，用筷子一片一片地送到嘴裡，細細咀嚼，迫不及待地吞嚥，食髓知味。又揀了些，放張鬱之碗裡。

「你先吃。」張鬱之沒動筷，走到露臺上，他沒有開燈，周遭黑峻峻的，只一個紅亮的小圈，是點起的煙。他深深一吸，人世煙火順著喉管下去，燙入五臟六腑，貫穿四肢百骸，又從鼻腔傾吐出去，再吃下一口。

「鬱之，我不喜歡煙味。」從這裡望進去，只見得馮卿雲左半張臉，燈光照亮她飽滿的額頭，眉輕輕皺著，瘦削的顴骨上沒了半分笑意。筷已停了，她沒看他，低頭在削蘋果。

「不抽了。」在欄杆上摁滅了煙，連那一圈的紅熱也沒有了，全然陷入孤夜裡。只她在的地方有光，窗子裡，是放下了筷的她。張鬱之慘然一笑，右肋下開始疼起來，並非他胸臆中還有什麼塊壘未消。疼的是他最末一根肋骨，午睡時被偷取的那根，是予他光明又釀他原罪的獨一的女人，是她。

「但我會疼，你唱幾句給我聽罷，聽你唱，我就不疼了。」

「哪一齣。」

「《冥誓》。」

第三章、亥時

「孤神害怯，佩環風定夜，則道是人行影，原來是雲偷月……」

清潤的嗓音揚起來，乍然間似見她拋出水袖，攬盡月色，納入眼波里。皎白的袖撫在她頰邊，又沉下去，露出削蔥根般的指。張鬱之苦笑，月亮哪裡是被雲偷去的。她偷去的三分月，不是春色三分的三分，是天下只有三分月的三分。

此夜失了月，半顆星子也無。露臺外，幾顆將死若生的路燈，隱約浮動的道路，此刻亦不真切起來。他甚至分不清，那是陽間的道，還是陰間的路，上頭走的，又有幾個是人，幾個是鬼。

「閃閃幽齋，弄影燈明滅。」張鬱之的道上只逢她一人，指捏細蘭，足綻蓮花。也只有她的一張面目，他是不會提燈來照的。

「……除是人不知，鬼都知道。」張鬱之揉了揉右肋，未見得街上的路燈一齊黑了，鬼使神差般。

「……竹影寺風聲怎的遮，黃泉路夫妻怎當賒？」

旦泣。

她泣，萬古皆愁，更何況只佔得短短數十載的張鬱之。即便身名俱滅，走在黃泉路上，也要回一回頭的。「……把持花下意，猶恐夢中身……」

他便回了頭，往廳裡走去。

馮卿雲站在桌邊，身段裹在藍旗袍裡，神魂卻全在戲中，連張鬱之進來，亦不察覺。「……前日為柳郎而死，今日為柳郎而生。」 世上有情人那樣多，死而化蝶的，只有梁祝。死而返生的，唯有麗娘。情，難至。張鬱之沒作聲，她婉轉纏綿地唱，他千頭萬緒地聽。

「夫婦分緣，去來明白。今宵不說，只管人鬼混纏到甚時節？」 今宵不說，只管人鬼混纏到甚時節？

唱到這處，驀地停了。

「到凡人百年。」張鬱之走近，右手從她掌心穿過，左手覆她手背，吻一吻她的指節。

「蓬瀛樓又開了，」馮卿雲神情怔忪：「你說我若再登臺，還有沒有人捧場。」

「你是張太太了，」張鬱之的拇指就按在她的婚戒上，垂眼看她：「有我捧你的場，還不夠？」

「不夠。」她斷然道：「臺北這樣大，總有人要聽戲。你看，蓬瀛樓起來了，有人能資助它。我若回去……」

「你是張太太了。」張鬱之打斷她的喋喋，與馮卿雲對視的一雙眼裡，甚至還有薄薄的怒意。他此刻極想來一隻煙，胸腹裡火燒般地疼，可形勢所迫，不容許他這麼做。

「我是。可是張鬱之，」馮卿雲的聲音低沉下去，湊近他耳邊，呫囁著，用徐緩的，溫柔的音色。卻飽含惡意：「你到底要囚我到什麼時候？」

張鬱之一凜，只見她適才用來削皮的水果刀，此刻就握在她另一隻手裡，那白璧無瑕、柔弱無骨的旦角的手裡，刀尖抵著他的腹腔，最末一根肋骨的位置。此前他一直覺得痛，這時竟有些痛快。

「別往這裡，刺不進去。」握著她的手，向上移了一吋，把利刃放在兩根肋骨之間。

「別以為我不敢，張鬱之，別說什麼凡人百年，你愛的也不是我這個人，只是那幾段戲。你天天聽我唱，自己當了真。更何況，」馮卿雲的刀口又逼近一些，隨她說話時的情緒微微晃動著，她再不怕了，蓬瀛樓又敞開大門，隨時迎她回去，又是個名角

兒:「別忘了，你還是個罪犯。」

「是。但這個世上，誰又全然無辜，我原就是個惡人。」 張鬱之慘笑，這個世道，良善的人很難活下去。但遇到馮卿雲，他的惡也做不成十分，她害了他，害了一個惡人。

那就這樣吧，張鬱之想。

「馮卿雲，你才是囚我的人。」他握住她的手，全沒有抵擋的意思：「那你就剖開這裡，看一看，我心裡頭，到底是你還是戲！」刀尖往前一送——全然是他的授意，馮卿雲也愣了。

張鬱之沉重地倒下，天那樣黑，再也不會明。

可滾燙的熱血沒有流出來，大衣下的右胸腹有一個大窟窿，而軀殼，早已涼了。

第四章、子時

臺北的春陰陰冷冷，是處風聲颯颯，吹得人骨寒。張鬱之穿著新呢子大衣，白襯衫，身邊的馮卿雲一身藍旗袍，水貂披肩，頭髮燙了時興的短卷。二人精神奕奕，牽著手，一併往艷芳照相館去拍結婚照。兩人坐在長凳上等，上一對拍照的人走了出來，只聽那婦人同她丈夫說：「可快些走，蓬瀛樓兩點鐘開演，呵，蘇白棠的杜麗娘，唱《訓女》《閨墅》，去晚沒了座。」

只這樣一句，馮卿雲丟了魂。

張鬱之拿了馮卿雲落在相館的耳墜子回來，一進樓，幾管黑洞洞的槍。他被捕了，兩個員警擰著胳膊，往車裡送。一轉眼，望見邊上人群裡的馮卿雲，帶著點媚的眼，閃爍著往這邊張望。他掙開了人，衝向她，像亡命的獸。他握住馮卿雲的手腕，她只來得及尖叫了一聲，「砰」，有人開了槍。

張鬱之踉蹌了幾步，倒下去，白襯衫上開出紅艷艷的花。馮卿雲跌坐在旁，直愣愣地看著他。

「馮小姐，讓您受驚了。」

尾聲

馮卿雲住院，師父王蕖第一個來看她。

「師父，第一齣，唱《牡丹亭》還是《長生殿》？」她笑吟吟的，但覺台下遲早要坐滿了人，看她拋雲袖，捏蘭指，唱春秋。

「你受了傷，該多休息一陣。」病床邊坐著的王蕖沒接話，避重就輕。

「腿上蹭破點皮，不耽誤唱戲的，且看您排的是什麼時候，大多戲我還是記得的。」

「下個月，排了《遊園》《驚夢》。」

「那費工夫，好些天沒吊嗓，還得再練練……」

「不妨事，」王蕖躊躇了陣，她到底是要知道的：「你扮春香，沒那樣多詞。」

「什麼？我比之前不差的，您聽聽，」馮卿雲張口便清唱了一句：『晴絲吹來閒庭院，搖漾春如線』。」

「不是你的問題，」王蕖擠出一個笑，眼角的魚尾皺到一起，緊繃繃的：「出資人是白棠拉來的，捧的是她的場……」但这一句，后头师父说了什么，冯卿雲都听不大清了。

「……你莫要多想，好好養傷，我先回蓬瀛樓去，隨時歡迎你回來。」

馮卿雲從病床下來，趿著鞋，蹣跚地走了出去。她搭上計程車，兜兜轉轉，又回到了那座三層小樓。

張鬱之自黑暗裡張開眼，眼前是一式一樣的黑幕，他推開臉上那層布，坐了起來。他截下一輛計程車，兜兜轉轉。

馮卿雲在屋裡，聽見了他上樓的聲音，

鑰匙開門的聲音，她迎上去：「你回來了……這樣晚，我都餓了。」

今宵不說，只管人鬼混纏到甚時節？

評審賞析

國立臺灣大學文學院中國文學系高嘉謙副教授評析

小說組

第三名　黃　焱　回生

這篇小說仿白先勇〈遊園驚夢〉的寫法，文字有基本功底，洗鍊又精巧華麗，描述有細緻之處。處理愛恨情仇入木三分，故事安排十分搶眼。但整體敘事跳躍，情緒的鋪陳拿捏不夠精準，文章似未結尾，較為可惜。

小說組
第3名

臺大醫學校區楓城新聞與評論
第11屆(107年度)徵文比賽

得 獎 人：**黃焱**

就讀系別：醫學檢驗暨生物技術學研究所二年級

得獎作品：回生

得獎感言：

寫作先為娛己，若再娛人，當心懷感激。
希望讀者喜歡作品，不必在意作者是誰。